

清宮三年記

德齡著

顾秋心译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清史别丛·德齡公主文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I251
97

青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德龄 著
顾秋心 译

清宮二年記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二年记/(美)德龄著;顾秋心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ISBN 7-5343-7023-X

I. 清...

II. ①德...②顾...

III. 笔记小说—中国—近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341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清宫二年记

作 者 [美]德龄

译 者 顾秋心

责任编辑 马兰峥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页 2

字 数 121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18.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官。1907年德龄与美国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官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本书是德龄在清宫生活的再现。作者凭借惊人的记忆,给我们细致描述了她在清宫侍奉慈禧太后的生活细节。在与慈禧朝夕相伴达两年之久的日子里,她对慈禧的饮食起居、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进行了仔细观察,写出了皇室宫廷生活的艳丽和奢华,同时刻画了慈禧鲜为人知的人性中的另一面。书中还描绘了作者眼中的光绪皇帝和皇后: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光绪难酬壮志的遗憾和其难以克服的软弱性格;皇后的温文尔雅和知书达理;另外作者还描写了宫廷节日的庆祝仪式,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目 录

一、回国	(1)
二、宫中的第一天	(7)
三、御剧场	(14)
四、和太后同餐	(22)
五、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	(27)
六、做了太后的侍从	(31)
七、宫中的插曲	(41)
八、宫眷们	(54)
九、光绪皇帝	(64)
十、温雅可亲的皇后	(77)
十一、我们的新装	(90)
十二、太后和康格夫人	(100)
十三、给太后画像和照相	(117)
十四、皇上的生日	(138)
十五、秋天	(152)
十六、太后万寿	(161)
十七、禁宫	(174)
十八、新年前后	(182)
十九、悲愤中话义和团	(191)
二十、结束了二年的宫中生活	(201)

一、回国

我的父亲曾经在巴黎任中国驻法大使，四年的任期满满了，他就带着家属、随员、仆人等共五十五人，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到达上海。船刚靠岸的时候，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这时候单是我们这许多人登岸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何况几吨的行李还得有人好好地照料。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一大群人中除了我母亲外，没有一个人在旅途上是可以依靠的，于是一切照料的责任，就完全由我母亲一人来承担了。的确，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她能在忙乱中镇静地、有条不紊地处置一切。

当我们的船到达法租界黄浦滩的时候，上海道和属员们都穿了公服来迎接我们。上海道对我父亲说，他已经预备好了，决定把天后宫作为我们居住休息的处所，但是我父亲婉言谢绝了，并且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过电报给密采里饭店了，要他们留出几间房间，准备好一切等候我们到来。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一八九五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曾经在天后宫住过，知道那里面的情形，因此他不愿再作第二次尝试。天后宫原

是一个壮丽的地方，可是因为年久失修，便显得破落不堪了。照中国的规矩，当大官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官府就得为他预备好住所，并且供给一切食品。在大官方面，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往往不加拒绝；但是我父亲却总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

最后，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密采里饭店。在那里，我父亲看到两封从京里来的电报，是催他立刻进京的。但是到天津去的河还没有开冻，若由秦皇岛绕道而去，事实上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非常虚弱，几乎时时刻刻需要医生的照顾。于是他拍了一封回电，说等北河一开冻，立刻乘第一艘汽船赶到天津。

二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日到达天津。于是照例又有一班地方官员来招待我们。

在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礼节，是每一个高级官员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所不能免的，那就是：当他的船刚靠中国海岸的时候，他就得上岸举行“请圣安”仪式。这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当地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来主持的。那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巧在天津，他就派了一位差官来和我父亲接洽，说一切他已准备好了，请我父亲就去请圣安。于是我父亲和袁世凯都穿了最庄严的礼服——官袍、朝珠、孔雀毛、珊瑚顶，立刻往万寿宫出发：万寿宫是专为这一种目的而建立的。一班职位较低的官员已在那里等候了。在这庙，或者说殿的后部，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上面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袁世凯和

一行官员已先到了。袁世凯站在桌子左边，其余的官员分做两排站着。不一会儿，我父亲进来了，就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

“啊哈，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否，袁世凯答道：“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完毕了。

在天津耽搁了三天，我们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到了北京。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更加厉害了，于是他得到太后的允许，请了四个月假，准备好好调养一下。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原已建好了一所优美的住宅，可是它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被烧毁了，我们总计损失十多万两银子，所以现在只得租了一所中国式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原先那房子也并不是全新的，我们是买的某公爵的旧邸；但经过巧妙设计和修饰后，这一所旧宅就变成一所精美的西式房屋了。所谓“西式”，不过是说外观像西式罢了，至于房屋的结构、走廊、庭院、门窗等的式样，还是保留着浓厚的中国色彩。这宅子，就像在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样，有着一一种潇洒的风格。可惜当一切都完工的时候，我们却要到巴黎去了。在这所费了不少时间、心血和金钱而改造成的幽美的宅子里，我们只住了四天，这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遗憾。不过，做一个中国的大官，真不知有多少折磨要忍受呢，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已说过，北京的住宅都有一种潇洒的风格，并且占地很大，我们从前那所宅子，当然也不能例外。它是一丛十六幢的平房，大小房间共有一百七十五间，都面向着庭院围成一个四方

形，屋与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使你能走遍全住宅而不需跨出大门一步。你或许要奇怪：我们要那许多房子来有什么用处？试想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多少的随员、仆人、马夫和轿夫，所以这许多房间很容易就找着了他们的主顾。

宅子周围的花园是中国式的，那里有小小的池塘，养着金鱼，开着荷花，架着小桥，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树。在那池塘边的小径两旁，各式的花卉灵巧地排列在花圃里。当我们离开那儿出发到巴黎去的时候，正是一八九九年的六月，整个花园变成了“花”的世界，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的。

现在，北京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才好，所以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就打电报给他的朋友，托他们找一所房子。经过了小小的困难后，我们总算有了安顿的场所——实话说来这还是一个极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寿终的地方。李鸿章死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敢住，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这屋子里有鬼怪，谁住在这里谁就会遭遇到不幸。就是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也有不少极好的朋友劝阻我们。但是不久我们就很舒服地安顿下来了，丝毫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从我们自己的宅子被毁这一点来看，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宅子被毁所受的损失，我们是永远不能恢复了，因为我父亲是朝廷要员，以朝廷要员的地位而为自己的财产打算，似乎是一件不很光荣的事。

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庆王和他儿子来看我们，并说太后立刻要见我母亲、妹妹和我，希望我们翌晨六时前到达万寿山。我母亲就告诉庆王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一直穿西装的，现在要见太后当然应该穿满洲服装，可是我们没有适当的旗装。庆王连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想到这一点并已征求过太后的意思。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西装去，因为她很想借此知道些外国人的装束。为了选择服装，我们姊妹俩讨论了许多时候。我妹妹希望穿淡蓝色的绒袍，因为她向来最喜欢那种颜色，我们姊妹俩的服装，从小就由母亲选择一样的。可是这一次，我说我愿意穿一件红袍，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最后，我们穿了红袍，戴了鲜艳的红帽，上面插着美丽的羽毛，同时为了使色泽调和，我们选择了红的鞋袜，我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长袍，镶着淡紫的边儿，戴的黑绒大帽上插着雪白的长羽毛。

我们住在城的中心，离万寿山大约有三十六英里，唯一可代步的东西是轿子。所以，为了要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到达万寿山，我们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出发了。在这以前，我们从没有进过宫，所以庆王带来的消息着实使我们激动；我们时时在留意着我们的装束是否好看，我们能否准时抵宫。在我一生中，几乎时时刻刻都梦想着宫廷里的华丽和庄严，渴望着能进去看看宫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是生活在国外的。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是当我们姊妹俩出生以后，我父亲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满洲籍儿童中，所以直到我们从巴黎回来，太后才知道我父亲已有了两个女儿。后来

我父亲告诉我，他所以不把我们的名字列入，就是希望太后不知道我们，而让我们在外面受充分的教育；并且照满洲规矩，官员的女儿到了十四岁就得进宫，还可能被选做宫妃——我们的太后当时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我们的父母都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不希望我们被选做宫妃。

就在那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漆黑的夜里，乘了轿子出发。走这样长的路程，须有两班轿夫更替，所以三乘轿子共有二十四个轿夫，另外，每一轿子前面还有一个领班轿夫；此外还有三个骑士分别保护三乘轿，每乘轿子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侍从。轿子后面跟着一辆大车，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用的。我们这一大队共有四十五人，九匹马，三辆车。黑夜笼罩着大地，万物都酣睡着，除了轿夫的喝道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对于一个没有坐过轿子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因为你必须静静地坐得笔直，否则轿子就有翻倒的可能。这的确是一个长途旅行，当我们进宫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疲倦。

二、宫中的第一天

经过了全程的一半，我们就到了城门口，当我们发现城门早已大开的时候，觉得十分惊异，因为照平时的规矩，每晚七时就要关城门，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开。我们就问看门人为什么今天城门开得这样早？他说是上边有命令，吩咐开了城门让我们过去。通过城门的时候，这里的官员都穿了礼服向我们行礼。

过了城门，还是黑夜，我默默地回忆着过去生活中的经历，但是那一切和现在这种不平凡的机遇比起来真是差得远了。我又想象着太后属于怎样一种性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喜欢？听说太后有意思是留我们在宫中。若真是这样，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劝劝太后，并且帮助她把中国的政治来一番革新。想到这里，我觉得非常兴奋。我发誓要尽我的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先进富强的国家。当我正在幻想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一道淡红色的光芒从地平线上升起。这预示今天将是一个好天气。这淡淡的光线渐渐亮起来，使我能够分辨眼前的景物了，于是在我面前就展开了一派鲜丽的景色。当我们渐渐行近目的地的时候，我

看到一带高高的红墙，在从山间高低起伏着，曲曲折折地围住了整个宫廷。围墙和宫殿的顶上，都盖满了黄的、绿的琉璃瓦，在明亮的阳光下呈现出一幅灿烂的图画。我们一路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塔，最后到了海淀，这时离目的地大约还有四英里。这里的官吏对我们说不久就可以到了，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正在怀疑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了。海淀是一个美丽的乡村，到处是砖砌的平房，又整齐，又清洁——中国北部的房子大都是这种类型。村里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出来看我们的行列。有一个小孩对另外一个小孩说：“这些女人都是到宫里去做皇后的。”说得那样有趣，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离开海淀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牌楼。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建筑，上面有精致的雕刻。从这里我们第一眼看到颐和园的门，在一百码以外。园门一共有三处，中央是一个大门，两旁各有一小门。中央的大门只有在太后出入的时候才开。左边的小门正开着，我们的轿子就在门前停下了。距门外有五百码距离的地方，有两所房子，那是禁卫军驻扎的地方。

刚到的时候，我就看见许多官员在兴奋地谈论着，有几个跑进门去喊道：“已经到啦！”我们走出轿子的时候，有两个四等太监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太监领了十个小太监，带了太后所赐的黄丝帘。当我们下轿的时候，他们把这帘挂在轿上，这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种极大的光荣。这两个太监恭恭敬敬地站在门的两旁，请我们进去。进了门，我们就进了一个铺着瓷砖的大院子，这个院子约有二百码见方，里面有许多花台和古松，松树上挂了

不少鸟笼。就在我们经过的那个门的对面，有一排红墙，上面也有三个门。左右两边各有一列矮房子，每列有屋十二间，作为应候室。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官员穿着礼服往来如梭，看来都是在无事忙；这原是中国人的特色。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站住了脚，呆呆地看着。两个太监引我们走进一间房子。这房子大约有二十英尺见方，很平凡地布置着黑漆的桌椅，上面有红布的垫子。三个窗口都挂着丝的窗帘。在这里还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穿得很华丽的太监进来对我们说：

“太后有谕：请裕太太和小姐们到东边宫里等候。”才听完这句话，那两个先前引导我们的太监就赶紧跪下答道：“是。”各种官员，每当接读圣旨的时候，必须恭恭敬敬地跪下，就好像真的看到了太后一样。于是他们又叫我们跟着经过另一个左门到了另一个院子，情形大概和前一个院子相仿，只是在这院子的北边有仁寿宫，此外，其他各房间也似乎比前一个院子里的各房间稍稍大些。太监引导我们进入东边的房子。这里被美丽地装饰了，细雕的花桌和椅子都覆着蓝光缎子，四壁也有相同的装饰；在房子里我数了数有十四座不同式样的挂钟。不久，有两个年轻的宫女来，说太后正在打扮，叫我们稍等一刻。隔了两个半小时，太后还没有打扮好。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对于时间的遵守总是很马虎的。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心焦，因为太监时时送来牛奶和各种不同的食品；这都是太后所赐的，还有所赐的金戒指，每人都有，它们都镶着大而圆的珍珠。一会儿李莲英来了，他是太监的主管，着了礼服，大概是二品红顶的官阶。他戴了孔雀翎，

是唯一可以戴孔雀翎的太监，他又老又丑，满脸的皱纹，态度却很好，他奉太后的命令，送我们每人一个玉的戒指，并且告诉我们太后会立刻接见我们的。我们都很惊奇，太后还没有和我们见面，就已经赐给我们这许多珍贵的东西，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到太后一定是非常和善的。李莲英走后不久，庆王的两个女儿来了。她们问那两个陪着我们的太监：

“她们能说中国话吗？”我听了不觉暗暗好笑，于是首先对她们说：

“自己国家的话我们当然能说，而且我们还能说好几国的语言。”

她们都惊异地叫道：“啊，多奇怪，她们居然能说得和我们完全一样！”现在该轮到我们对她们惊异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想到宫中竟有这样无知识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宫中的人受教育程度是多么的低下！不久有人来说太后已经准备见我们了。于是我们立刻动身。经过了三个与前相仿的庭院后，我们到了一个雄伟华丽的大殿。廊檐上都挂着牛角灯，灯上有红的丝罩，拖着红的绦子，绦子下面挂着美玉。在正殿的两旁，有两间小屋，雕刻极精细，也挂着灯笼。

在正殿的门口，我们碰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和庆王一样的装束，不过在她的珠冠中央多了一只凤。这女子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微笑着和我们握手，态度之自然，就是欧洲的贵妇也不过如此。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皇后，光绪皇帝的妻子。她说：

“太后叫我来接你们。”皇后态度温雅有礼，虽然容貌不十分美丽，却使人觉得很可爱。忽然听得殿里高声喊道：

“告诉她们立刻进来！”于是我们立刻进殿去。我们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穿的黄缎袍上绣满了大朵的红牡丹。珠宝挂满了太后的冕，两旁各有珠花，左边有一串珠络，中央有一只最纯粹的美玉制成的凤。绣袍外面是披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华丽，更珍贵的东西。这是一个渔网形的披肩，由三千五百粒珍珠做成，粒粒如鸟卵般大，又圆又光，而且都是一样的颜色和大小，边缘又镶着美玉的璎珞。此外，太后还戴着两副珠镯、一副玉镯和几只宝石戒指。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戴着三英寸长的金护指，左手两个指头上戴着同样长的玉护指。鞋上也有珠络，中间镶着各色的宝石。

太后看见我们，就起立和我们握手。她动人地微笑着，对于我们的熟知宫中礼节表示惊异。招呼过我们以后，太后就对我母亲说：“裕太太，我真佩服你，把两个女儿调教得这样好。虽然她们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可是她们的中国话说得像我一样，并且她们怎么会这样懂得礼节？”

“她们的父亲平时管教她们非常严厉，”我母亲回答，“先教她们念中国书；她们自己也很努力地学习。”

“我真赞成她们的父亲，”太后说，“对他的女儿这样用心，并且给她们受这样好的教育。”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并亲了我的两颊，对我母亲说：

“我喜欢你的姑娘，希望她们能留在宫中和我做伴。”我们非

常乐意地接受了太后的邀请，并谢了她的恩。太后问了许多关于巴黎服装的问题，并说希望我们以后常常穿这种服装，因为她在宫中实在没有机会看到这种装束。太后特别喜欢路易十五的高跟鞋。当我们正在和太后谈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贵人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太后对我们说：

“让我来把你们介绍给光绪皇帝，但你们必须称他为‘万岁爷’，对我则称‘老祖宗’。”光绪帝羞涩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他身长大约五英尺七英寸，相当瘦弱，但是有一副坚毅的表情；高鼻大额，光亮乌黑的大眼，宽阔的嘴，洁白整齐的牙齿，总而言之，他可以算是一个美男子。我发现他似乎有着重重的心事，虽然在我们面前他始终装出一副笑容。

就在这时候，李莲英来了，跪在大理石地上报告太后的轿子已经预备好了。太后叫我们和她同到朝堂去，在那里她将接见各部的长官。朝堂离这里不过是五分钟的路程。太后的轿子特别大，由八个穿礼服的太监抬着。李莲英扶着轿在左边走，另有一个二等太监扶着轿在右边走。轿前四个五品太监，轿后是十二个六品太监，各人手里分别拿着太后的衣服、鞋子、手巾、梳子、刷子、粉盒、各式大小的镜子、银朱笔墨、黄纸、旱烟和水烟，最后一个人拿着太后的黄缎凳子，此外还有两个老妈子，四个宫女。这一长串的行列非常有趣，使人想到一位贵妇的化妆室生了脚在跑。皇帝在轿子右边走，皇后在轿子左边走，其余的宫眷也都在轿子左边走。

朝堂大约有二百英尺长，一百五十英尺宽，左边有一张长桌